www.huangshannews.cn
黄山日报

汪红兴 文/图

乡村风情

水秀宁溪 悠悠我心

高处俯瞰，宁溪气度不凡！

月潭湖畔，碧波荡漾，群山环拱，村子就像个小小的燕窝，藏在五龙山脉万山褶皱里，溪流蜿蜒，粉墙黛瓦，古树掩映，长年云雾缭绕，如梦如幻。

潺潺的祖源水，从海拔685米的插角尖发源，迂回曲折，奔波十余里，像条环形的玉带，将村子轻轻揽入怀中，与源自大洪坑的另一条清溪，手挽着手，欢快雀跃地奔向远方。

两溪交汇，这恬静秀美的小山村，有个诗意的地名：宁溪。

“五里一潭溪，十里三贤人”，这是古人对率水河陈霞段自然与人文之胜的概括。这里所谓的五溪，就是藤溪、迴溪、珰溪、滩溪及宁溪。

从山水相映的角度来看，宁溪是美的。

她的美，首在溪水。清冽甘甜的汩汩泉水，从那插角尖、白莲山奔涌而来，跌落成瀑，水聚龙井，清澈见底，水流充沛，村民家家门前水自流，不用花一分钱。附近陈霞、西岸、合潭等村的水源地，都是取自该村的大洪坑峡谷。

这是宁溪人常常引以为傲的地方。

一

在这大暑天，志趣相投的一群人，又一次走进了宁溪。

当日，晴雨相间，白云缭绕在山头峡谷，凉风阵阵吹拂，沁人心脾。

宁溪村，俗称冷水干。区区50多户205人，而对我来说，却有着别样的意义。一则是在40多年前的上世纪70年代，这是我沿着乡间青石板路去外婆家的必经之地；二则又是我妻子的娘家所在。不知来过多少回，多少年曾经的模样，都深深地烙在脑海里。

倘若说，我对她的印象，实在不敢恭维。长期以来，她虽天生丽质，但她的美被淹没了，以至于长期以来默默无闻。

“言田冷水干，撒尿洗箩樽（方言，一种敞口的大肚小口的容器）”这句我们当地的流行语，说的就是宁溪（冷水干）以前的脏乱差。村里以往垃圾成堆，杂草丛生，村路泥泞。

村里人也在着急，看着别人的村庄，特别是邻近的祖源村，变得越来越美，名气越来越大，游客越来越多，而自己的村庄，因为缺乏资金，只能止步不前。

而这个村的悄然变化，是从2021年宁溪村被列入了省级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开始的。

今年57岁的村民组长李顺清，原本是做茶叶生意的，以前长期在南京销售雨花茶，见多识广，有经营头脑，后来回乡，被村民选为村民组长、县人大代表。得知镇里要在村里进行建设，这下，他高兴了，一股子干劲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2021年6月，户主会召开了，家家到场，群情激昂，陈霞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邵冬生、包村干部、镇水利干部李云峰等人也来了，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，谋划村庄的建设蓝图。

宁溪村的建设拉开了序幕，轰轰烈烈，村民颇有农业大生产的干劲。

第一步先手棋，就是从治理村庄环境入手，清除杂草，搬走垃圾，运走了一车又一车，多少年积下的垃圾，都被搬走了；接下来，要拆除无功能柴棚，20多幢有安全隐患的，还要铺设村庄污水管道，难免会占用村民房前屋后土地和道路，绝大多数村民理解支持，只要需要，说一声，就行。一批老党员，包括我的岳父在内的6位村民，积极捐献土地，主动让路，冲在了前头，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。

只要有人的地方，矛盾总是难免的。同样，在建设过程中，并非一帆风顺，总会有少数村民，打起自身的小九九，不够配合。

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只有上门做动员工作。李顺清说，有的人家要去几十趟，软磨硬泡，递烟泡茶，不知牺牲了多少时间。开始说不上道，慢慢地感化了，最后握手言欢。

村中间的大晒场，以往村民堆放杂物，没有硬化，杂草丛生。这次，清理干净，全面硬化，建起了停车场，在西面建起了一层的党员活动室，开办起了生态美超市和阅读书屋，东头建起了一座仿古的“宁溪亭”，飞檐翘角，古色古香，四周栽植了各类绿化苗木，花草扶疏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上村的晒场，300多平方米，原来处在村民房屋包围间，我岳父的家就在那里。原本是泥地，杂草丛生，边上还有几个茅坑而且与村口不相通，呈封闭状态。

这次改造过程中，把晒场铺上了水泥，四周安装健身器材，中间还建了一个圆形的小水池，池中堆叠假山，并安装了喷嘴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上村的沿河，新修了一条宽达4米左右水泥路，这样小轿车就可以直接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，这样救活了这个晒场。

“这下方便多了，我们村民真的得感谢政府。”说起这些，我那85岁的岳父岳母以及家人，都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在保护中建设，不搞大拆大建，不改变村庄的肌理，以最小的干预，力求达到最佳效果，彰显村庄灵动的水韵。村中有两座清代的小石拱桥，年久失修，有人主张拆了，但李云峰等人觉得，还是按照原样铺设青石板，修旧如旧，进行修复，重现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徽风古韵。村里那些有年代感的老宅子，只要没有安全隐患，还是保存着。村庄的道路，因循就势，没有简单地裁弯取直。

腰悬玉带，藏风聚气，是村庄的一大特色。为此，在这次建设中，他们特地沿着潺潺的小溪，铺设了长达370多米，宽达1.5米的青石板小径，随形就势，古木掩映。

漫步其间，听溪水淙淙，蝉儿鸣叫，看鸭子凫水，鱼儿嬉戏，边上就是田园、茶园，阡陌纵横，绿意盎然，呼吸着新鲜芬芳的空气，简直就是一场享受。

二

那天，采风的一行作家们徜徉其间，无不啧啧赞叹，感受到宁溪的这份江南秀美。

村尾微型污水处理站建起来，上面栽满了美人蕉，无害化处理；夜晚，60多盏路灯亮起来了，照亮着村民回家的路。墙上描绘着各种当地乡风民俗的宣传画；每一条路的造型，花纹各异，各具特色。

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里，其间又遭遇2022年5月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工程不得不做做停停。为了村庄的建设，李顺清、邵冬生、李云峰等镇村干部和村民一道，每天都泡在工地上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，磨破了多少双鞋。

宁溪净起来了，靓起来了，美起来了！

2022年10月底，省里前来考核验收的领导和专家们来了，他们直入现场，细细地看，认真地听，采取现场打分方式，出乎意料，宁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，竟然获得了全县最高分！

消息传来，群情振奋，干部群众都笑了，似乎所有吃的苦，都是特别值得的。

是的，徽州乡村之美，在于特色，在于与众不同。“五微”改造后的宁溪，这里乡村味道依然没变，绿色依然是该村最大的底色。家家院门敞开着，村民可以随意出入，感受村民的热情好客。村民的房前屋后都保留了庭院，庭院中栽种着各种各样的花树和果树，眼下紫薇花开，粉红若霞，沉甸甸的梨子挂满枝头，青色的枣子即将成熟，院里大大小小的竹匾里，晒满了红红的辣椒片，缸子里晒着红红的辣椒酱，院墙上，挂着金黄色的南瓜。这里还能听到鸡鸣犬吠，看到篱笆古墙。

产业是乡村发展的基础，没有产业，就没有未来。月潭湖畔，宁溪有座小码头，可泛舟；白莲山上，有座600多年的古庵遗址，还有160多亩跑马场，相传是朱元璋当年访明朝开国谋士朱升留下的遗迹。今年村民们正在谋划旅游开发，据说有广东客商前来考察了，我们期待项目能够早日落地生根。

美丽乡村，不是村民市民化，更不是乡村都市化。青山绿水间，宜居宜业的水墨宁溪画卷，正在月潭湖畔徐徐展开，如诗如画，令人神往。

水秀宁溪，悠悠我心！

朱晓军

人间风景

走进西溪南

仲夏时节，我与好友一道，走进中国传统村落西溪南。西溪南位于合福高铁黄山北站附近，从黄山北站驱车5分钟便可抵达。它有着千年历史文化古村之称，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徽派建筑风格独特，溪边街与古民居构成了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优美境界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走进西溪南，便觉这里山清水秀、空气清新，自然生态优美。望见村头田间成片的油菜已到成熟季节，这里劳作的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收割、晾晒，这个季节可是一年中的忙季。

老屋阁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，是明代富商吴息之的旧宅，建于明代中期，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，为典型的明代徽派建筑。远眺两侧山墙为人字形挡风墙，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征，这里将建筑防火、防风技术措施运用推广于民居建筑中。

楼上厅堂宽敞明亮，老屋阁内设有“天井”，这种设计使得屋内光线充足，空气流通。我想天井的设计同徽州的经商传统也有很大关系。天井能使屋前脊的雨水不流向屋外，而是顺水笕流入天井，也是徽州百姓俗称的“四水归明堂”，以图财不外流的吉利。走进老宅感觉很神奇，仿佛穿越到古代，老宅古朴雅致，可以感受到当时主人恬淡高雅的生活情趣。随着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，修缮后使老屋阁再现原貌，现徽派建筑老屋阁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夏日，徽州区西溪南古村落绿绕亭附近骄阳似火，荷花映日、荷韵悠悠，阵阵清香沁人心脾，清灵婉约的白荷、和风摇曳的红荷与粉墙黛瓦、鳞次栉比的徽派古民居相映成趣，宛若一幅绝美的乡村荷韵画卷。

绿绕亭亭名取自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“一水护田将绿绕”的诗句寓意。它始建于南宋，重修于清代光绪十一年。亭的平面近正方形，整个建筑结构与雕饰风格类似老屋阁，抬梁式构架，梁柱粗硕，木纹显露。月梁上包裹锦彩绘图案，典雅清丽，有元季彩绘遗韵，典型的“一斗三升拱”，整个梁架结构全用“穿斗式”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。亭临池一侧置有飞来椅，供人休憩，坐于亭中，南面有清溪环绕，北面有荷池相映，西赏古民居，东观世人行，真可谓休憩观赏两相宜。绿绕亭既是徽州现存古建筑的典型代表，也是中国住宅建筑中少见的实例，现绿绕亭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西溪南虽然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，但是西溪南人在崇尚自然之美的同时，对自家住宅和花园给予了精心的营作和美化，处处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神思与匠心。

果园就是徽商后花园代表作品，该园占地4000多平方米，内有曲池、假山、亭台、书斋等，园中主要有六大景点缀其间。果园的主人是该村徽商吴天行，明代是西溪南徽商的鼎盛时期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，将大量资本返回家乡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建筑的投入。生活在如诗似画环境中的西溪南村民，自然具备了欣赏美和表现美的能力。徽州优秀的工匠们，提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，加之丰富的想象，创造出各种绝妙的造型，如果园中仙人洞、观花台、牡丹台等六景，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具有地方特色的园林建筑，在江南极负盛名。

自古以来，这里吸引着不少文人雅士、才子慕名前来观赏和游览。其中就有江南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等名人来西溪南作客会友。果园已经被岁月洗礼得铅华尽失，但我仍能从遗留下的痕迹中寻找当年的足迹，也从这残败的后花园中感悟出徽商“勤俭持家”的道理。

沿着平板桥走进西溪南古村落，两侧还有一片延绵的天然枫杨林湿地自然生态景观，田园风光点缀着古老村落，清澈的河水，满目的绿色。仲夏，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缝隙，似一片片碎银铺在地上。西溪南有座古木桥，极具皖南水乡特色。它作为水上通道，有自然生态枫杨林遮挡，雨天不湿鞋，晴天遮艳阳，特别是盛夏桥上凉风吹拂，赏景纳凉，兴趣来了，村民拉起二胡，唱几段黄梅戏，真是快意极了！如今这儿成了黄山市网红打卡点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放下都市生活的喧嚣，感受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诗意生活。

水墨荷花 宣 旻/摄

李月军

履印点点

嘹亮的军号声

——大院和小院的故事（二）

小院早期是上海“小三线”建设的家属院，最早进驻的有二三十户从北京等地迁来的随军家属，我家起初在这里住了3年，1971年迁往祁门。1975年初，父亲所在部队奉命执行援外任务。为便于管理，部队将此前参加“三支两军”等任务而分散安置的家属收拢，同时一批新随军家属也在此集中安置。为此，部队征用当时“向阳大队”约百亩山地，调来两个工程建筑连迅速建成八幢平房住宅，同时征用当时停产玻璃厂数幢建筑，改造成几十户住宅，成为一座新的家属院，新院和老院间隔着一座小山。早期那个稍小一些被称作小院，后建的就被称作大院，其实小院很小，大院也不大。

部队执行援外任务后，我们家随之从祁门迁入大院。“大院小院”集中安置的家属有150余户，近600人，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。留守处是“大院小院”的管理机构，设有卫生所，服务社，家属工厂（面包厂）、驾驶班，电工班等保障机构，同时还领导着留守国内分别驻扎于景德镇和歙县县城的两个生产连。

本世纪初，曾热播的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，我含泪看了好几遍，那情节恰似就发生在“大院小院”。我们的父辈大多从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走来，他们那种勇于牺牲、吃苦耐劳、忠诚担当的品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。那时保密观念特别强，“大院小院”的邮政信箱冠名为芜湖市XX信箱、XX号，有的亲属千里迢迢前来探亲，怀揣着留守处寄给的信封，循址跑到芜湖，历经辛苦，四处找寻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几乎都是乘兴而来，沮丧而去。

“大院小院”家属子女都被纳入家属委员会组织管理之中，部队还配备了好几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。记得早期有刘指导员、唐所长，后来有黄副主任，姜副主任，肖主任，李副教导员等等。他们十分善于做思想工作。起初，院里的子弟也大多顽皮，与地方上的孩子打打闹闹、损坏老百姓的庄稼、跳进鱼塘放水抓鱼等等，没少惹祸。为此留守处隔三岔五就会把家属子女集中起来开会，进行针对性教育，督促家长管束。

印象最深的要属“忆苦思甜”了。记得有一位河北籍的“胖阿姨”，嗓门特别大，在台上声泪俱下声讨解放前受恶霸的欺凌，说到动情之处，她卷起裤腿，指着一道深深的伤痕说，“看，这就是被恶霸放狗咬伤的”，顿时引得大人孩子哭声一片。

几百号人聚在一起，东家长，西家短的事也在所难免，甭管大小矛盾，经几位政工干部一开导，总能化解。谁家孩子考上学、当了兵，留守处的领导总是上门看望，送上一本写有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字样、盖着部队大印的笔记本，嘱托要好好学习，不断进步。在这种氛围熏陶下，我们这些军中子弟，自然养成一种憎爱分明、忠诚耿直、勤俭朴素的性格。

子弟们听惯了嘹亮的军号声和“121”那铿锵的口号声，看惯了直线加方块的队列。一旦上学，绿军装加军帽加军挎包就是标配；立正稍息、齐步正步，不学就会。这种军人的情结自小就浸润深入我们的骨髓。

军嫂们虽然不穿军装，但几乎人人都操过枪，打过实弹。珍宝岛事件后，在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氛围中，军嫂和子弟们，在岩寺南山上挖过大大小小数十个防空洞，修筑过一条长长的战壕，还进行过实弹打靶。我想，那时若有战事，把军嫂们拉上去，也绝不会示弱。

最开心的是看露天电影。每当放电影的吉普车开进大院操场，小孩子们就乐翻了天，根本顾不上吃饭，太阳还在当头，就早早地拿着小板凳到操场去占座位，甚至用白石灰圈起一块块“领地”，为的是给院外自己的同学、伙伴占位置。像《南征北战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战争片，都不知看过多少遍，连里面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李向阳、张嘎子、潘东子更是子弟们争相模仿的人物。

最有趣的游戏是“游击战”。院里所有男生（也有不少女生）都无一例外地持有一支自制的“武器”，有木质、有铁质；有短枪、有长枪；还有用麻袋扎成的“炸药包”、用玉米棒子做成的“手榴弹”。大龄点的子弟自封“旅长”“团长”，然后“委任”一批“营长”“连长”。子弟们分成两拨，一拨据守“碉堡”，另一拨发起“进攻”，颇有一点儿“红”军“蓝”军对阵的架势。南山那几座山坡，成了“硝烟四起”的“战场”。高潮之处杀声震天，“冲锋号”四起，小“勇士”们学着黄继光、董存瑞“英勇”地堵枪眼、炸碉堡。一场“战斗”下来，伙伴们个个灰头土脸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我想，如果真让这群子弟上战场，说不定就会出几个“黄继光”“董存瑞”。

参军是每一个子弟的梦想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院里林家大哥、王家大姐率先入伍，当他们穿着威武的军装回来探亲时，羡慕的一群子弟跟前跟后，哥长姐短问个不停。1976年底，终于有了机会，上级指示征召一批军人子女入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“大院小院”可炸开了锅，一个个跃跃欲试，但大多高兴得太早，名额有限、规定的条件也很苛刻。这次应征主要是从多子女家庭择优选拔，必须是当年高中或初中毕业，还要求是团员或者表现优秀，经过精挑细选，5名男生，3名女生光荣应征。其中，最显眼的是叫珂珂的伙伴，那年他才14岁，穿着军装裤腿和袖口卷了好几道。那天傍晚，天气很冷，院里开来一辆带着篷布的解放卡车，8名新兵换上了新军装，院里的大人小孩拥到大门口，家长和留守处的领导千叮咛万嘱咐。正当卡车缓缓开动之时，忽然，数名子女爬上车去，哭着喊着也要去当兵。留守处几位领导赶忙去劝导，足足拖了半小时才出发。那年，5名男兵全部去了大地震不久，仍然余震不断、满目疮痍的唐山，他们到部队后马上投入到灾区废墟清理和重建，吃了不少苦。3名女兵去了湖南一个大山沟，虽然自己还是“二八少女娇”，但喂猪、劈柴、爬线杆，样样都与男兵争高低，也不愧为“花木兰”。

那以后，“大院小院”的子弟，半数以上都先后从军，他们当中有类似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中多年没有回过家的“石林”式的人物，也有“石晶”“石海”式的人物。多年以后，大家聚在一起回首往事，虽有无以言表的酸甜苦辣，但最引以为豪的仍然是军人的后代，也曾当过兵。

张菁菁

悠悠心曲

蒲公英的约定

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。午后阳光温柔，微风轻拂。戴上耳机，熟悉的音乐响起：“认真投决定命运的硬币，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……”思绪飘飞，我和过去的自己，相遇在一片柔软的蒲公英海洋中……记忆长河滚滚而来，我的脑海渐渐浮现起那段已逝的时光，随着心灵的节奏，悠然追溯那个美好的契约。

“儿时开的那一枪没有子弹，却在20年后温柔地正中了我的眉心。”那是一个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的年纪，我怀揣着梦想，沉醉于书香。当时的我，老喜欢拜访家乡每一个老的图书馆，一般都是一个老人在开，走进便是扑面而来的古老书卷之气，我总是一待就是大半天，执着而充满好奇心，贪婪地“吸收”着书里于我而言的氧气。久而久之，我喜欢上了写作，对知识的渴望如同一束火苗，燃烧着我前行的勇气。

在那片“精神的土壤”上，我暗暗与自己订下了誓约，种下了心中的芽。我发誓要用勤奋和智慧驱散“黑暗”，让每一个思考都成为生命的火花，点燃未来的星空。我要用我的笔触和一个个生动的文字编织梦想的航船，在海洋中扬帆远航。那段时光，是我“奋斗”的年代。在图书馆的安静角落，我独自一人阅读那些古老而知识充沛的经典，品味着文字所散发出的智慧和力量。书籍如同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，让我与千年的思想交汇。我相信，只有通过知识的积累，才能真正超越自己。接触不同时代的文字，站在他们的身边与他们对话，以及在其间感受文化的冲击和魅力，成了我最快乐最满足的事。“写作是一辈子的事”我想。这个小女孩从此在漫漫长夜也好，午后斜阳也好，都在不断地阅读、总结、书写创作。

以笔为剑，我努力磨砺文字。无数个日夜，我与纸张对话，用笔触展示内心的波澜壮阔。文字如清泉，滋润着自己的心田，也触动着他人的灵魂。我希望自己的文字，能够诉说生活的真谛，温暖他人的心扉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风物万变，不及从前。现在的我已亭亭玉立，踏上了成人、立业的征程。曾经的梦想，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成为现实。虽然生活中不断充斥着坎坷与挑战，但我依然保持着当初的那份初心，保持着写作的习惯，也习惯了看到街边有趣或者能引发我思考的事物，就用眼睛和大脑悉数记下，回到家中文思泉涌，继续创作。文字早已在岁月漫长中成为我的一部分，我灵魂的乌托邦，令我痴迷。

曾经的誓约伴随着柔风，在心中永恒，并随着时间更加闪闪发光。我相信，你，过去的自己，也在这片名为约定的蒲公英海洋中微笑着，向我点头致意。“人生犹如一首美妙的乐章，只有奏响自己的旋律，才能谱写出绚丽多彩的人生之歌。”我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种子，那就让其在广袤岁月的长河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吧。

mi so so si la——耳机还在慢放歌谣，我被拉回了现实。余华老师说过：“不要焦虑时光，做三四月的事，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是啊，风依旧轻柔拂面，好似那个年少的意气风发的我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微笑。不过如今岁月悠悠，我想，我依然年轻、坚韧、充满力量。

本版责任编辑/胡玉琪
E－mail:hsrbhyq@163.com